

天人合一

中华审美文化之魂

主 编：朱立元 副主编：王振复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天人合一

中华审美文化之魂



王岳川 著

上海三联书店



0824885

天人

合

主编 朱立元
副主编 王振复

中华审美文化之魂

18.03
ZLY2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国强

封面设计：周志武

天人合一

——中华审美文化之魂

主 编 朱立元

副主编 王振复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75 插页2 字数443,000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 7-5321-1397-3/I·1101 定价：28.00 元

前 言

中华古代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奔腾不息。作为至今仍活着的过去、历史在现实中的延伸,它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代文化依然息息相关。无论精华还是糟粕,作为一种弥漫于我们现世生活的方方面面,笼罩、制约着我们思维、言行的精神氛围和文化环境,一种无言的渗透和烙印,我们是无法回避、更无法完全超越的。

在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军中,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性变革时,在社会价值体系包括文化价值体系的急剧转型阶段,我们已经发现某种重经济而轻文化、重实利而轻精神的社会性生态失衡。这就提醒我们,当代文化的历史性重构已不可避免。而这种重构,不是摒绝过去,抛弃历史,而是要从现代化的需要出发,对传统文化中那些新鲜、积极、美好、富有生命力、尚未过时的精华因素予以批判、改造、消化与吸收,以重建一种与现代化经济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生气勃勃的新文化。

重建的重要一步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与重新审视。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已对传统文化从各个方面作过许多思考与研究,提出过许多宝贵的见解。然而,这种反思远不能说已经结束。尤其在我国走向二十一世纪,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关口,这种重新审视不但是必要的,

而且是紧迫的。

尽管中华传统文化是包罗万象、极其纷繁复杂的精神现象,其时空跨度与内蕴深度犹如大海浩淼无际、深不可测而又变化万千,但决不是毫无脉络可寻、毫无规律可依的。在我们看来,中华文化有一个基本内核,超越时空、贯穿始终,它就是“天人合一”。换言之,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总是在追求、执着于自然宇宙与社会人生、自然与人工的亲 and 合一境界。当然,任何概括总有片面性。当我们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概括为“天人合一”时,肯定舍弃了不少其他重要方面。但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从基本精神与内在脉络看,这样概括大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本书重点探讨中华传统的审美文化。审美文化是整个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审美文化的地位尤其举足轻重。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核为“天人合一”,自然,中华传统审美文化的灵魂也是“天人合一”。而且,由于审美文化的特殊性,“天人合一”这一精神内核,在中华传统审美文化中体现得格外明显,格外突出。

目 录

前 言	(1)
-----	-----

上编 导论

第一章 天人合一:中华文化思想的历史轨迹	(3)
一 远古:神人以和	(5)
二 先秦:道儒映对	(12)
三 秦汉:黄老之思	(16)
四 魏晋:玄学之辨	(19)
五 隋唐:禅佛之悟	(22)
六 宋明:“理”的世界	(26)
第二章 主客二分:西方文化思想历程	(31)
一 古希腊:人对客观存在的追问	(32)
二 中世纪:神学框架中的主客二分	(35)
三 近代:转向认识论的主体性形而上学	(37)
四 十八世纪: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启蒙哲学	(44)
五 德国“古典”时期:主客二分认识论的完成	(46)
第三章 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中西文化的本原性差异	(51)
一 重自然之研究与重精神之探讨	(52)

二	重认识与重人生	(55)
三	求真与求善	(58)
四	重现象、实在之别与重本末、体用之辨	(61)
五	重推理分析与重直觉顿悟	(65)
六	重功利与重义轻利	(72)
七	重宗教与淡宗教	(79)
八	重外向开拓与重内向探求	(83)
第四章	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中西审美文化精神之内核	(89)
一	摹仿与感兴	(91)
二	再现与表现	(96)
三	雕刻、叙事诗的发达与音乐、抒情诗的早熟 ..	(102)
四	宗教气息与人伦色彩	(112)
五	自然美之遮蔽与发现	(120)

中编 类型

第一章	总论	(129)
第二章	音乐:境界至上流动不息	(146)
一	境界之生成:天人以和	(146)
二	时空的渗透与考察	(172)
第三章	诗歌:情性之至	(186)
一	情:中华诗歌“天人合一”境界的心理中介 ..	(187)
二	诗体演化中的情性之和	(196)
三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	(208)
第四章	小说:诗性的历程	(220)
一	“前小说”的“混沌”	(220)

二	主题原型:出世神话与入世情结	(231)
三	“叙事”萎缩:史化与诗化	(245)
四	写意之笔写小说	(255)
第五章	书画:形神、气韵的审美浑契	(267)
一	“画字”:突破文字的樊篱	(267)
二	气韵:形与神的培育	(281)
三	笔法:气韵的超越	(295)
四	“写画”:文化的形上逸致	(306)
第六章	戏剧:但求完满与“无中生有”	(320)
一	从装神弄鬼到但为娱人	(320)
二	“天人合一”的五个母题	(331)
三	大团圆和高台教化	(346)
四	“无中生有”的虚拟表演	(355)
五	主体性的高扬	(361)
第七章	建筑园林:“六合”人间与“壶中天地”	(365)
一	法天象地:原初意识的“六合”营造心态	(366)
二	礼乐中和:儒家的建筑营构仪规	(382)
三	无为返朴:道家的模山范水格局	(390)
四	我佛一体:佛家的梵域建筑风范	(410)
五	占卜天地:民间风水的建筑营事意绪	(418)
第八章	饮食文化:日常生活的升华与超越	(425)
一	“味”与“和”:饮食文化的审美观念	(426)
二	“养”与“补”:饮食文化中的功用观念	(435)
第九章	服饰文化:宗法伦理的具象释示	(448)
一	和谐与保护:服饰文化的起源观念	(449)
二	“天然”与“尚黄”:服饰文化的质料形制	(452)

三	等级与秩序:服饰文化的社会功用	(462)
第十章	婚姻文化:个体的固置与群体的协谐	(471)
一	阴阳相谐:婚姻文化的起源观念	(471)
二	尽孝与重生:婚姻文化的社会功用	(480)
三	“天作之合”:婚姻文化的礼仪形态	(484)
第十一章	祭祀礼仪:寻求超越的“天人”观念	(492)
一	慎终追远:祭祖礼仪	(493)
二	亲地尊天:祭祀礼仪	(498)
三	敬天亲人:祭天礼仪	(503)
第十二章	人生礼仪:生死之际的执着及程式	(510)
一	应天顺时:人生礼仪的起源观念	(511)
二	重男轻女:成长礼仪的思想内涵	(514)
三	念祖怀亲:死亡礼仪的文化意蕴	(517)

下编 范畴

第一章	有无	(534)
第二章	虚实	(559)
一	从有无到虚实	(559)
二	艺术空白和化景为情	(562)
三	含蓄蕴藉、气韵生动及其他	(566)
第三章	形神	(582)
一	“形、神”的历史	(582)
二	以形写神的审美创造	(593)
三	“真者气质俱胜”:审美欣赏	(601)
第四章	意象	(606)
一	意、象之际	(606)

二	走向天地	(622)
第五章	自然与人工	(630)
一	天、人：自然、人工的渊源关系	(630)
二	合一状态	(634)
三	范畴互涉及具象体现	(640)
后 记		(652)

上编 导论

第一章 天人合一：中华 文化思想的历史轨迹

当人们试图探涉于中华审美文化之魂的历史领域时，无疑因其历史洪流奔泻、一脉相承，便时时会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感觉撞击心胸，深感其精神的美丽灿烂、恢宏博大。它是整个中华文化思想历史发展的一种表现形态。

中国当代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论道》一书曾经指出，在人类文化中，每一文化区域都会有其独特而独存的“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又都具有最崇高的概念、范畴、最基本的思想“原动力”。可以说，印度的“梵”、希腊的“逻各斯”与中国的“道”，分别是三大古老民族、古代文化思维的“脊梁”。

“道”，在先秦诸子中是一个普遍的范畴。尽管各宗各家关于“道”的阐释、理解、规范可以各有区别、似乎一直是各说各的，儒、道、墨诸家先秦显学对此歧见迭出、争鸣不已，但是，他们共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没有也不可能不具有一种共同的文化“潜质”，这便是“天人合一”。此用金岳霖先生的话来讲，叫做最基本的“原动力”、一种中华文化“元学的题材”。

这种“元学的题材”之根本的文化精神，是始终执着于“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相亲和。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一书指出：“在世界古代各文化系统中，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人与自

然,曾发生过像中国古代样地亲和关系。”当西方古代由于痛感天(自然、宇宙)的压迫,导致对天的敬畏而衍生出后世发达的宗教文化之时,古代中国人却一般地认天人为和同关系。在文化思维和文化情感方式上,中华民族似乎在其连续不断的“记忆”里,一直保留着它源于远古的文化经验,中国人把其在远古人与自然“原始的友善”,从最遥远的时空一直带到了文明时代,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中华民族似乎难以割断人与自然“共同体的脐带”。这是因为:一、从地理环境看,中华民族的生息之地大致在北半球的温热带,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温润,人们对天地自然一向怀有好感;二、从物质生产、生存方式看,由于中华民族的 自然环境,属于典型的半封闭的大河大陆型,很适合于农耕文化的早期萌生和发展,也就是说得白一点,“因为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明,对于大自然……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中国人历来是“靠天吃饭的”,对天地还能不亲近么?三、从社会组织形态看,始于夏、继于殷、成于周的家国一体的宗法制社会,从其一开始就带有“血缘”的“潜质”,不仅国家机器的文化本质是“家天下”,而且将整个民族看作一个大家庭,似乎天下百姓都是亲缘关系,所谓“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就说明了这一点。尤其应当指出,为了证明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亲缘联系是何等牢不可破,在文化哲学上建构一个“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相亲和的逻辑大前提,是绝对必要的。

“天人合一”的中华文化之“潜质”,同时也是中华审美文化的“中坚思想”,它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中华审美文化精神之发展的一种支配力量与文化底蕴,可以说,它几乎无时、无

处不在。

这里,我们想以俯瞰方式,先来简略地追溯中华审美文化发展的历史风貌与历史轨迹,扪摸这一受“天人合一”文化“潜质”所支配的中华精神文化沸腾搏动的时代脉搏。

一、远古:神人以和

中华远古时代,自然谈不上具有成熟意义上的中华审美文化,但自从“人猿揖别”,作为中华先人自我意识、创造意识与人之美丽形象的象征,总有一定的审美文化精神因子在远古文化土壤里苏醒、萌发。这种中华审美文化之魂“天人合一”文化底蕴历史运演的前奏,是先秦典籍早就指出的“神人以和”,它是中华审美文化“天人合一”文化精神的原型。

中华祖先究竟何时生存与奋斗于古老的东方大地?这是有待于考古学不断加以证明的一个学术课题。被考古所证明的中国云南“元谋猿人”,生存于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之前,是中国境内迄今所发现的中国猿人最古老的猿人化石。自此之后,诸如陕西蓝田人(距今约 65 万年)、北京人(距今约 50 万年)、广东马坝人(距今约 20 万年)、内蒙河套人(距今约 5 万年)、北京山顶洞人(距今约 1.8 万年)以及四川资阳人、浙江河姆渡人(距今约 7 千至 8 千年),构成了中华祖先从猿到人、“人猿揖别”的漫长的历史画廊。

在此期间,自然经历了中华祖先外貌、体质的变化与进化;工具的发明与改良;生产劳动的从无到有、从简朴到逐渐复杂;物质生产成果的从简约到丰富;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中华祖先文化智慧的从蛮野到逐步灵秀。中华先人这种文化意识、思维、情感与意志等心理精神的启蒙、觉醒与高扬，同时是中华审美文化的缘起、建构与发展。

当中华祖先的巨大身影第一次出现于东方地平线之上的时候，则意味着历史地建构起最原始的天人关系，亦即自然与人的原在关系。人改造自然、自然改造人，亦即“人化的自然”、“自然的人化”，是这种天人关系的全部文化内涵。人就是在这一天人关系中，塑造、发扬与完善其自身的精神生活包括其审美文化精神的。

那时，中华先人的社会生产力（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自身的生产以及建立在这两种生产基础上的人的精神生产力）何等幼稚与低下，其体力的“蛮野”与智力的“稚浅”是成正比的。这种历史的“悲剧”对人而言是“命里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不得不使人怀着迷茫、好奇、欣喜而又苦涩的心情面对这个世界严重的挑战。从原始情感上说，一方面是不知天高地厚般地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幼稚般生活的快乐；另一方面又总是为生存支付沉重代价、太多地遭受悲剧、毁灭和痛苦，在艰苦卓绝的原始生存环境中奋斗、挣扎。实践领域的狭小、实践深度的不够，总是与原始先祖文化思维的幼稚同步。中华祖先心目中的世界，即“天”，既光明无比，又阴郁异常。从原始生产劳动角度分析，中华祖先所从事的生产劳动，即简朴低级，又是一种“原始浑整”的文化行为。人们所支配生产劳动的文化思维、意识、意志、情感等，远不是清醒与富于理性的，它是一种包括原始认知、向善、审美与崇拜即原始理性、非理性、科学发蒙、伦理缘起、审美萌生与原始巫术、原始宗教崇拜观念等纠缠在一起的原始文化心理集成。人在所有的生产